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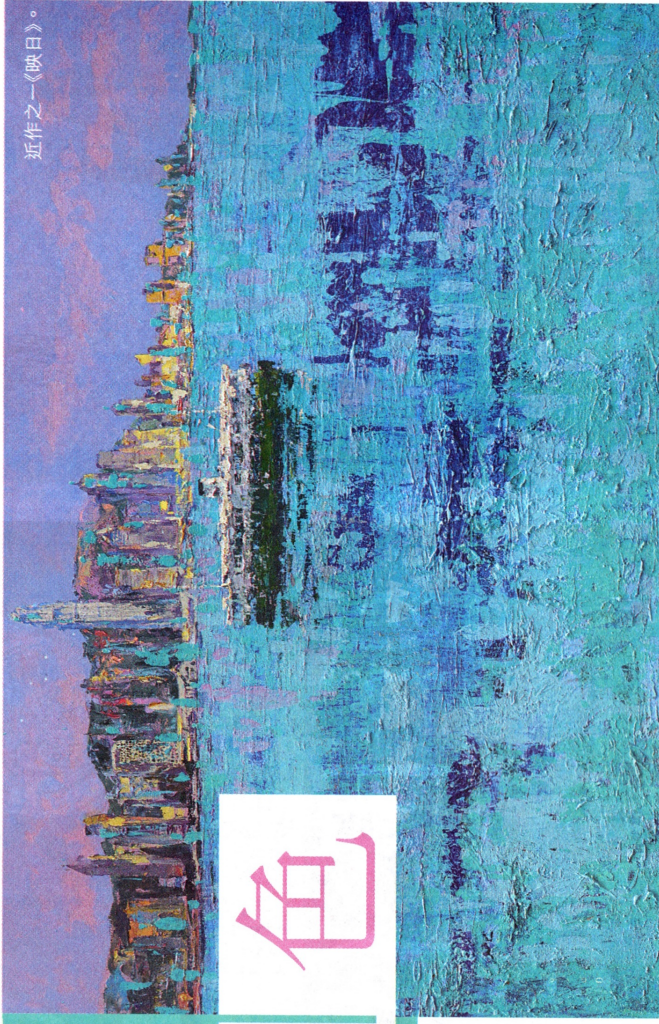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業餘藝術愛好者，早年留學英國倫敦，學習東方文化和中國藝術，曾參與藝術拍賣、展覽和出版等工作，研究範圍以玉器和近現代中國書畫為主，經常出沒香港和內地的拍賣會與畫廊，遊走於藝術和商業之間。

藝術有價

今天我們社會儘管存在許多男女不公的現象，不過相對中國封建時代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現代女性早已衝破性別障礙去追求夢想。然而歷史的原因，讓中國女性在藝術發展方面，晚了許多才全面起步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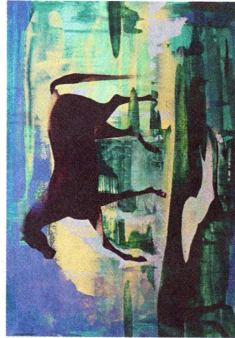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蘇媛 圖：一新美術館

寒梅傲色



近作之一《映日》。

廖井梅最為人稱頌的作品是人體畫《流動的時光——藍》。



《青海的記憶（四）》。



一新美術館展覽現場。

也許正是這原因，一新美術館目前舉辦的《廖井梅：傲色》展覽顯得尤為重要，不僅是對廖井梅藝術成就的肯定，也是對所有香港女性藝術家的支持。美術館總監楊春榮表示：「中國歷史上女畫家很少，就算有，多是青樓名妓，為了謀生讀書學畫，運氣好的嫁給達官貴人為妾，可以繼續作畫，作品才得以流傳下來。過去一百年這種傳統枷鎖雖然已經被摒棄，但女畫家還是不多。廖井梅在北京出生，接受正統美術學院訓練，1997年移居香港，將近代女畫家的風範帶來香港，非常難得。高興能夠舉辦她的作品展。」

廖井梅曾入讀中央美術學院，並獲得獎學金前往俄國立蘇里柯夫美術學院深造，是香港女畫家的領軍人物，而且執教多年，為畫壇培育了不少後起之秀。她移居香港後，曾因工作及家庭因素封筆十年，於2008年才重新寫畫，創作了多種風格的作品。這次展覽包括人體作品《我、語》及《流動的時光》系列，記錄生活感受的《日記》系列，以及最新的風景系列《疫情下的香港印象》共四十多幅，包括油彩、塑膠彩、水彩及速寫作品，而以油畫佔多。

廖井梅雖然曾學習中國畫和書法，卻選擇了屬於西方藝術的油畫和水彩畫作為媒介，主題方面最令她入迷的是人體。在中國傳統思想裏，人體屬於禁忌。一位女性畫家描繪人體，也是另一個突破，她形容繪畫人體看到的彷彿是一道風景：「人體是我隨手可以觸及的『自身』，也是心靈抽象性得以實現的所在。」廖井梅的人體作品融合具象及意象，幾乎全部都以身體為主而不描繪臉部，以鮮明顏色突出身體肌肉線條和動感，完全能夠感受到畫家如何以力而有流麗筆觸賦予人體生命力，同時解放了畫家內心的壓抑，讓觀者也獲得心靈的自由。正如楊春榮總監形容：「身體比例是寫實的，但所用的色彩未必是現實色，這些顏色互相對立、碰撞、混化，造出特別迷人的效果。」

瀟灑大度

近期欣賞廖老師的作品除了人體畫，還有以維港和渡海小輪為對象的《疫情下的香港印象》，比較少看到她的靜物與動物畫。展覽上幾幅以馬為主題的作品的確驚艷，尤其是《青海的記憶》系列，廖老師以具象手法描繪駿馬，但背景並不寫實，濃烈和對比色彩，構建了浪漫和非現實的氛圍，同樣地，作品裏小狗的神情可說是完美捕捉，小狗身處的環境卻是抽象的，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意境。廖老師記憶在內地唸書時曾下鄉實習：「我騎着馬車，感受到馬的動感力量，看到馬在農村野外，有一種對自然環境感覺和聯繫。畫小狗是嘗試要自己比較客觀，把內心感受收起來，變成一個觀者，自己覺得好平靜，不過其實所謂客觀，背後還是有許多自己的感受。」

廖老師說她很欣賞英國畫家羅傑·弗萊的一句話：「藝術家表達的，正是時常潛伏於我們心中的，卻不自知的東西。它通過表露它自身，讓我們看到我們自己。」繪畫讓藝術家了解自己是誰，讓她發現表象下的「真實」，這種真實也許是錯覺，卻是讓藝術家安心靈所感受到的真實。作為觀者，我們能透過藝術家這種似是而非的真實，找到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和內心的絲毫感動，也許這就是藝術的最高——也是唯一——的功能。筆者欣賞廖井梅老師之處，除了她出

色的技法，是她這種毫不故作、追求藝術純粹的態度。作品瀟灑大度，超越了性別、年代、文化背景藩籬，毋須大張旗鼓主權任何思想形態或主義，以作品表現自己和藝術的力量，好一個寒梅傲色的揚眉女子！

同場展出的還有香港著名珠寶設計師翁狄森的黑白攝影作品《翁狄森映畫》，色彩強烈的繪畫與黑白照片一動一靜，形成有趣的對比。可惜執筆之際剛收到消息，因為疫情關係，一新美術館將暫停對外開放，想欣賞這個精采的展覽的讀者，請留意美術館網站最新消息。

廖井梅曾因工作及家庭因素封筆十年，於2008年才重新寫畫，創作了多種風格的作品。